

和人民在一起

亲生父亲的爱



朝鲜·平壤

1978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历史研究所

和人民在一起

亲生父亲的爱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78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和崔英玉她们姐妹四个在一起

目 录

亲生父亲的爱·····	崔英玉 (1)
“懂，才能看得远”·····	韩容俊 (23)
六只山雀·····	尹基范 (36)
他指明了我们的前程·····	金凤爱 (43)
“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们”·····	陈龙梦 (59)
“恭喜你们结婚”·····	金容焕 (70)
领袖来到我们家·····	朴承顺 (79)

亲生父亲的爱

崔 英 玉

一九六〇年春天，金达莱花和杏花盛开，樱花初放的四月二十九日，那天好象是星期五。

我们的爸爸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每年秋天发给我们冬装，春天发给我们夏装。那一年也不例外，在五一节前夕，把新制服发给了我们学生。

那天，是我穿上新领到的学生制服的第三天。姐姐对我说，等到五一节穿吧，可我忍耐不住，领到新衣服的当天就穿上了。

漂亮的上衣，用藏青布精工缝制的百褶裙，一看身子就变轻了，我怎能象姐姐那样等到五一节才穿呢。我挑了一条最新的红领巾，拣了一个最漂亮的蝴蝶结扎在头上，打扮得跟新衣裳十分相称，然后同朋友们一起到公园里去玩。

正玩得起劲，忽然有一辆轿车驶到我们跟前停下，一

位年轻的叔叔跳下车来，向我们说：

“小朋友们，你们的新制服真好啊。要我给你们拍张照片吗？”

我们几个可高兴啦。高兴得拍起手来，一窝蜂地拥到叔叔跟前。

“好，好。我给你们拍。跟我一起去。上车吧！”

我和贞顺，还有两个男孩子上了车。轿车在街道当中飞跑，我们痛快极了。

“叔叔，到哪里去拍？”

“到好地方去拍。去看看就知道了。”

“拍完照能给我们每人一张吗？”

“当然给呀。”

疾驰的车子放慢速度，拐进一个大门。车顶上，刚开始发芽的柳枝儿低垂着，路两边黄色的连翘花开得正好。连翘花旁的草坪上，蒲公英和紫花地丁星星点点地开放着。

车子又朝上开了一点，迎面扑来一片盛开的杏花和金达莱。花丛那边，密密麻麻地耸立着许多高大的树木，不知是钻天杨还是白杨。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问道：

“叔叔，这是什么地方？”

“呆会儿你就知道了，还要稍微再朝前走一些。”

车子终于在一座二层楼房后面的花园旁边停下了。

“到那边去吧。”

叔叔在前面引路。我们跟着叔叔绕过花坛，走到放着几把长椅的地方。

摆在杏树下面的长椅上，有一位神态庄重的大人在看报。我无心地看着他那身穿普通干部服的背影。说真的，直到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明白，只是一心想拍照。

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那人放下手里的报纸，把身子转到我们这边。

刹那间，我愣住了，难道是在作梦吗？可是，我怎么会看错呢？那是笑容满面的元帅的脸呀！……我们家的墙上挂着一张元帅的肖像，姐姐和我诚心诚意地在四周用花镶了个边，每天早晨上学时，我们姐妹总要对着肖像行礼问好，说我们上学去了。我怎么会看错敬爱的父亲金日成元帅呢！

金日成元帅向我们点点头，又招了招手喊我们。

我们四个一窝蜂拥上去，跑到他面前立正，行了个少年团礼。

“金日成元帅，您好！”

“好啊！孩子们，你们学习都好吗？”

金日成元帅把我们一边抱两个，接着说：

“穿上新衣裳了。来，让我瞧一下， 我叫人把你们领来，就是想瞧瞧你们的新衣裳。……”

他摸摸我们的头，替我们系好弄歪了的红领巾和蝴蝶结；还问了我们许多事。

“穿上新衣裳，觉得怎么样？ 我看今年的式样比去年好，你们喜欢吗？”

元帅真是我们的亲爸爸。他象对待亲生儿女一样对待我们，所以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个个抢着回答。

“今年发的衣服颜色好看，清爽。”

“不起绉褶儿。”

“正合身！”

金日成元帅把两个男孩子的身子翻过来调过去地看。一边看一边详细地问领子合适不合适，蹲下或跑步时裤子穿着舒服不舒服，钮扣钉得结实不结实。看了一阵，拉着一个男孩子的手，象爸爸一样大声地笑着说：

“看你的手多脏，大概是皮得厉害。”

元帅还摸了摸我的衣裳，细心地替我把没有拆干净的标签和线头儿扯掉。

领新衣裳的那天，我太高兴了，马马虎虎地拆了一下就穿上身了，所以，标签和线头儿仍然留在上面。

这时，站在旁边的叔叔给我们拍了一张照。

金日成元帅亲自掰开裙子的绉褶儿看了看，问道：

“褶儿打得怎么样？”

“明年你们能穿上比这更好的衣服。我国年年都要增产许多布，工厂的姐姐们正在努力织更好的布，缝衣服的大娘、婶婶们也在研究怎样做更好的衣服。你们也知道什么叫提高质量吗？”

金日成元帅看完了我们的衣服后，又问：

“你们一年穿几双球鞋？”

我们几个有的回答一年穿四双，有的回答一年穿五双。

“把鞋子的后跟踩倒了穿或者随随便便地拖在脚上是不对的，可是为了锻炼身体，跳舞穿破了鞋则是好事情。”

他说完，又问我们许多问题：一个月用几支铅笔，铅笔心是否容易断，教科书是否都领到了，商店里练习本多不多，橡皮好不好用，等等。

他还问我们参加了哪些课外活动，喜欢哪部电影，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等。接着又问起我们家里的情况。

轮到问我了。

“爸爸做什么哪？上工厂做工，还是上机关办公？”

“……”我没有立刻回答。

这时，他仔细地端详着我，脸上的笑容霎时消失了。
他细眯着眼，用很低的声音问道：

“怎么啦？……爸爸不在了吗？”

“是的。”

“妈妈呢？”

“妈妈也去世了。”

“哦？！妈妈也……你叫什么名字啊？哦，叫崔英玉……”

金日成元帅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接着说道：

“英玉，你爸爸妈妈是在什么时候、怎么去世的？”

我低头望着元帅抚摸着我的手的那只又大又温暖的手，把情况都告诉了他。过去，不管谁问，我从来不大谈爸爸妈妈去世的事情，因为谈起来就更想念爸爸妈妈。不过，这次因为是元帅问，我就全说了。

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爸爸在橡胶厂上夜班，被美国强盗炸死了。从那以后，妈妈进食品加工厂做工，抚养我们，但是，一九五九年五月连她也去世了，我们姐妹四个就成了孤儿。

金日成元帅听完我的话，又问道：

“英玉，妈妈去世已经一年了。在这段时间当中，你们是怎么过日子的？现在同谁一起住？”

“就我们姐妹。比我大两岁的姐姐煮饭、洗衣裳。姐

姐放学回来得晚的时候，我就煮饭，妹妹英实今年才十一岁，她也会煮饭。”

金日成元帅把我拉过去，让我紧靠他的身边，说：

“噢，你们姐妹……连个亲戚也没有吗？”

“嗯。……妈妈厂里曾经派了一位大嫂来同我们住过一阵，可是后来她的丈夫从部队上复员分配到元山，她也上元山去了。走时把最小的妹妹英姬带去，现在就我们三个过日子。”

接着我又谈了慈父领袖金日成元帅分配给我们一套舒适的多层楼房，每月发补助金。遇到天冷或刮风，邻居家的奶奶、婶婶怕我们家的炕不暖，常来替我们照看灶膛；妈妈厂里的叔叔大嫂们也常常带些豆腐、蔬菜来看我们。

“噢……不管怎么说，你们三个小鸽子……自己煮饭、洗衣、扫地……了不起！你们自己又做家务事，又上学……真了不起。”

金日成元帅摸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声音好象有点沙哑。他沉默了一阵，后来，掏出钢笔和小本子，低声地问：

“英玉，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金日成元帅照我的回答在本子上写上：“中区中城洞二班三楼三三〇号房间”，然后用又大又工整的字体在地

址下边写上我们姐妹三个的名字。

他合上本子，突然问我：

“英玉，你去过动物园吗？去过？好，那么老虎、狮子、大象你都看见过了？”

我回答道：我看过荡秋千的猴子，站着走路跟人耍东西吃的黑熊，还看过转铁环的小松鼠。这时站在旁边的叔叔又拍了一张照。

金日成元帅眼角上又浮现出笑纹，问道：

“还看过什么？”

当时我十三岁，什么也不懂，只是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向元帅谈在动物园里头一次看见的动物。然而，两年过去了，今天，我好象才略微懂得当时金日成元帅为什么突然提起动物园，我学着动物的样子回答时，他为什么那样笑眯眯地望着我。我想，大概是刚谈过了爸爸妈妈的事，金日成元帅想让我高兴高兴才提起动物园的吧。我想，往后等我长大了，一定会更明白的。

金日成元帅又问我们看不看少年报。后来就把话题转到南朝鲜问题上去了。

“你们可知道，现在南朝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么？”

我们抢着回答，说卖国贼李承晚被赶下了台，但是仇敌美帝国主义照旧留在那儿，所以，南朝鲜的父母、哥哥、

姐姐们仍然象从前一样受苦；儿童们也跟在李承晚统治时期一样，很多都不能上学，擦皮鞋、卖香烟，象乞丐似地穿不暖吃不饱。

“说得对，说得真对。你们看报看得不错嘛。”

金日成元帅这样夸奖着我们。说罢，他又显出忧虑的心情：

“南朝鲜的孩子们可怜极了……只要我们把美国鬼子赶走，我们国家就能统一，到那时就可以让南朝鲜的孩子们不再背擦皮鞋工具箱、烟箱和空罐头盒而去挎书包。每逢春天、秋天也象你们一样穿新衣服……他们不是也应该象你们一样安心地读书，快乐地游戏吗。……你们想到这些，更要好好学习。对你们来说，学习是最重要的事情……”

金日成元帅特地又握住我的手，叮嘱道：

“英玉，你要好好学习……努力学习，将来做个有用的人。”

我说我一定要争取做最优等生和模范少年团员。

金日成元帅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个个地抱了抱我们的肩膀，笑着说：

“现在你们回去吧。这么好的春天，快去玩吧。”

“元帅，再见。”

我行过了少年团礼，还不想离开元帅身边。

我们不断地回头望，金日成元帅依然站在那里向我们点头招手。

我们又坐上轿车，离开了金日成元帅的家，车子在街上行驶时，我觉得来来往往的人似乎都在望着我，用羡慕的目光望着见到了金日成元帅、又受到了爱抚的我。我感到自己好象高高地飞上了天。

我一下车就朝家跑，想把这件喜事告诉姐姐和妹妹。可是她们一个也不在。我这才想起姐姐去练习团体操，妹妹去排演文艺节目了。

我走到元帅的像前，象刚才那样行了个礼，心里反复地说：

“金日成元帅，谢谢您，我一定要争取做一个最优秀生和模范少年团员。”

然后，我从头到尾仔细地回想了一下刚才的情景，把元帅摸过的手看了又看，先看看手背，翻过来看看手心，看过以后又想看手背，这样翻来翻去翻了好多遍。

我太高兴了，连午饭也不想吃，象指挥大合唱似地挥着两手打拍子，把所有我会唱的有关金日成元帅的歌全部唱了一遍。

我想起金日成元帅很担心地谈到南朝鲜儿童时的情

景，深深地感到，我们姐妹虽然没有父母，但生活得多么幸福。如果在南朝鲜的话，可能早就变成睡在桥洞里的乞丐到处彷徨了。可是，我们的爸爸金日成元帅分给我们这么好的现代化住宅，每月还发补助金。妈妈厂里的叔叔婶婶，邻居的奶奶大婶们也都来照顾我们。我想啊想，想个没完。

这时，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我以为是姐姐或者是妹妹，赶忙去开门。没想到门外站着的是刚才用汽车把我们领去又把我们送回来的那位叔叔。

“哎哟，叔叔，是您！”

“金日成元帅让我来看看你的家。……”叔叔走进屋里，说。

“金日成元帅把你送走以后，一直惦念着你们姐妹，连午觉也没睡。……他叫我来看看你们怎样过日子。……”

说罢，叔叔把屋里和厨房里的所有家什都记下来，然后回去了。

傍晚，去练习团体操的姐姐回来了。不知从哪里听到的，她已经晓得我见着了金日成元帅，气喘吁吁地说：

“……我简直不敢相信，就这么急着跑回来了。是真的吗？”

“真的，是真的！今天上午……”

我没法接着讲下去了。连想好了等她回来讲的话也讲不下去了。因为姐姐紧紧地抱住了我。

那天晚上，我把见着金日成元帅的经过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姐姐和妹妹听。姐姐的面前放着一些花纸，正准备做表演团体操时戴的花帽，她听得入神，连花帽都忘记做了，一股劲地揉着那些花纸。

比我小两岁的妹妹英实扒在我身上，说：

“姐姐，我长到象你一般大，也能见到金日成元帅吗？”

姐姐也用羡慕的目光紧盯着我，说：

“英玉，你真幸运！我要是也能见到金日成元帅该多好啊！……”说罢，抬起头来望着挂在墙壁上的元帅的肖像，又说：

“他管理国家大事那么忙，共和国的所有儿童怎么都能直接见到他呢。……英玉，你见着元帅，这是无限的光荣，也等于我们姐妹四个都见着了一样！英实，是不是？元山的英姬要是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定会高兴得拍巴掌的……”

这样谈了好久，不知不觉已经十点多钟了。这时，又有人在外边轻轻地敲门。接着传来了耳熟的声音：

“英玉在家吗？”

“姐姐，是叔叔，就是那位叔叔！……”我猛地跳起来

去开门。我没有听错，果然是那位叔叔又来了。他说：

“真好，你们姐妹三个都在家。金日成元帅叫我马上接你们去。快走吧。”

英实乐得跳了起来，但是姐姐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到厨房洗了手，回到房里换上了说是要等到五一节穿的新制服。

轿车载着我们姐妹，不一会儿就开到金日成元帅的房子前停下了，元帅家里的人出来接我们。

“元帅在二楼等着你们呢。快上去吧。”

我们爬楼梯刚爬到一半的时候，头顶上传来了金日成元帅亲切的声音。

“噢，英玉，你们来啦。”

我们三个停下脚步，抬头仰望着金日成元帅。

元帅带着温和的微笑朝我们走来，首先摸着姐姐的头和肩膀说：

“你就是英淑吧？……领着妹妹过日子，还要上学……吃力吧。……噢，手也裂了口子啦……”

姐姐突然把脸贴在元帅的胸口抽泣了起来。

“英淑，别哭，别哭呀……一家之长还能哭吗？……赶快停住……别哭……”

金日成元帅抚摸着姐姐的头，叫她不要哭，姐姐还是